

突破自我 展現藝術

文 李志榮

benlei.cw@hkkej.com

「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」八項原則之一，是「尊重差異，接受殘疾人是人的多樣性一部分和人類的一分子」。在藝術文化的層面上，可充分體現這項原則。



失聰攝影師 童真洋溢



李業福個性率真開朗，作品亦帶一份稚氣童真。 樂士心攝

李業福是業餘攝影師，2007年代表香港，前往日本靜岡參加第七屆國際展能節紀錄攝影比賽，在二十五名國際選手當中突圍而出，取得金牌。

他天生失聰，2004年開始學習攝影，到2006年才買了一部數碼相機，「心癢」起，開始鑽研光線角度快門光圈，至今已舉辦了五次攝影展。進步之快，就是他的工作夥伴都讚佩。

和李業福溝通需要運用手語，利用雙手表達心中所想，固然要配合豐富的表情。而李業福在豐富的表情之上，還加上三分率真的感情。李業福才剛完成的作品《童真》最

能表達他樂觀的性格。李業福拿着一幅《童真》的照片作品，帶着繃緊的面容，攝影師總不習慣成為被拍攝的一個吧。我叫他放鬆一點，不消說，他擺出和照片裏小女孩一樣的表情：扮了一個鬼臉，引得在場人都開懷大笑。

這才是他的真實性格。

「你怎樣使那些小朋友都在你的鏡頭前扮鬼臉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別的方法，這才是小孩子可貴的地方。你的鏡頭瞄準他們，他們就會自動跟你擺姿勢。」

在旁的導師說李業福是一個率真而開朗的人，這使他的照片令人有深刻感覺。「拿起攝影機後讓你有什麼不同？」我問。

「使我多了外出，有時候媽媽還怪責我沒時間陪她。」李業福表示，與人溝通對於失聰人士來說存在難題，攝影使別人有機會了解自己。

「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向人學習，例如較抽象的畫面，我還掌握得不太好。有時候，要向人討教，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。不過，掌握了技巧，明白了癡腦袋的難題，除了手語和寫作以外，攝影就是表達自己的一個好方法。」他說。

音樂無疆界 愛樂奏樂

李軒在「藝無疆：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」的比賽中，獲得「最傑出藝術表現獎」。這個比賽綜合各式各樣的表演藝術，李軒憑着演繹的古典音樂和自彈自唱流行曲，脫穎而出。

李軒十一歲開始接觸五線譜，至今二十四歲，取得聖三一音樂學院ATCL演奏文憑。但李軒患有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，有嚴重視障，現在剩餘視力不足一成。

李軒示範他如何「看五線譜」，就是拿一個放「大大大」鏡，把臉也貼在五線譜上，逐粒音符看。

「你學一首歌要多久？」我問：「要背好一首歌，要兩個月，要懂得彈一首歌，要半年的時間。」李軒形容，學習新歌是視障鋼琴家最困難的事。

「所以，小時候我比其他小朋友彈得較少練習曲，根基也打得比別人差。但我彈每一首歌的時間比其他長，亦會更容易投入到一首歌當中。音樂就是要人去投入旋律節奏當中，演繹自己的故事。長大後，我的基本功扎實了，現在學習音樂所面對的難題和健全人士所面對的相差無幾。」

「音樂對於你有多重要？」我問。

「很重要，沒它不行。就像不開心的時候，彈奏貝多芬的樂曲，可以抒發自己的心情。」

不過別以為李軒是一個悲觀的人。他樂於在公餘時間表演，例如在香港藝術中心的「開放音樂」節目。他更自組一隊樂隊，名為「快活路德樂隊」。

「選一首歌代表你自己吧。」我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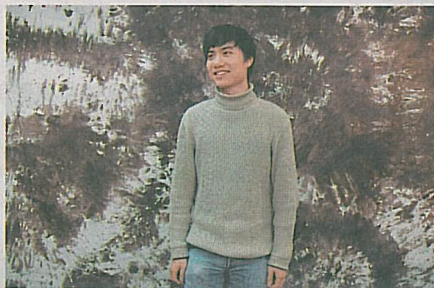
「莫扎特土耳其進行曲……「仲有最靚嘅豬腩肉」那一首呢！」

苦練得來藝術路

梁欣欣畢業後做一些平面設計的自由工作（freelance）為主。第一次遇見她，是在MaD（Make a Difference）全會，當時她被選為「MaD模」，在台上分享到如何憑自己努力改變自己生命。

「我還有很多故事很想分享，只是我說得太慢，在台上沒有足夠時間說完。」

梁欣欣出生時腦部缺氧，導致腦細胞局部受損，痙攣影響四肢的活動能力，以致走



李軒表示音樂對他相當重要，不開心的時候，彈貝多芬的樂曲可釋懷。 樂士心攝

路不太穩，手部關節欠靈活，說話發音不太準確。

這無礙地向藝術之路邁進，油畫、攝影、創作裝置藝術，她都應付自如。老生常談的一句，這是經過苦練得來的。

2000年，因滑倒而令右腳韌帶撕裂，令她躺在病床上一段時間。病床上她認清自己的興趣是在藝術創作上。她毅然休學，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，入學的門檻是要考得優異（Distinction）成績。她捱更抵夜苦練，最後如願過關。



梁欣欣最想有一間工作室，可將畫作放滿屋。 樂士心攝

最終她取得學士學位，過程的辛酸，不為外人道。她要一邊趕功課，一邊拖着行動不便的身軀往醫院覆診。她的手腳沒有足夠力氣拿起畫筆，又沒有藝術設計底子，但她仍趕上其他同學，以二級榮譽甲等之成績完成伯明罕城市大學平面設計相關學位課程。

因手震，她惟有改畫印象派的畫，但不代表她的創意受到局限。她拿出作品《兩面睇》分享，這是木板油畫作品，作品上下掉轉，表達出有兩種不同的風景。她向我展示這些色彩斑斕的作品，洋洋得意。

「我可以用藝術表達我自己，我還覺得藝術有一種治療作用，將處於心中的不滿抒發出來。」因着對攝影的喜愛，她自大學一年級開始每次上街都帶着沉重的單鏡反光機，以致所有腰酸骨痛都忘掉了。

「現在最困擾你的是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我很想有一間工作室，我的畫放到滿屋皆是。」

我笑說，這不僅是展能藝術家，每一個藝術家都有這樣的煩惱呢！